



徂徠集

文

自十  
至十一

服部文庫

117

724

5





417  
724  
5

徂徠集卷之十

物茂卿著

序一十首

次公字敘贈行

周藩諸生縣文孺次公之載贄來見也人或覘其刺  
訾笑質俚無文者則相謂曰子生三月其父咳名之  
二十弱冠迺賓命之字名字之相為耦其在闕里之  
門回淵損騫商夏賜貢偃游是皆文屬辭比義於是  
乎取諸冀足以飾其父之志自古之道也若夫世之



稱長公次公者。率從旁名道其兄弟行。而相貴重乎爾。是可以爲字與。三加之時。冠辭謂其何。彼已氏非西鄙人邪。夫其鄰里州黨。宜若莫有以爲賓焉者耳。文孺則病之。求解於予。蓋班史有之。而黃蓋兩次公者最著。雖宋時微梁氏之子。段使不識其爲霸。爲寬。饒。而獨不識爲漢人邪。故曰次公者漢人之字也。今文孺之從予學古文辭。其亦學爲漢人哉。三代之後。唯漢漢唯二司馬當其時。蜀方鄉文翁之化。而河汾。違龍門不遠。培植之厚。實生異人。是莫有鄉薦紳先生爲之冠字。祝贊相命。務嘉美張大乎其所由名。以

昭明夫成人之行。使其父兄宗族驩聽而樂道之者。邪。顧其爲子長卿。迺何取乎。遷與相如。亦莫所怪於次公焉。故曰漢人之俗爲然也。近世學士家。棄茂本藝。唯末流是沿。帖括剽竊。旁引佛老語。足以嚇人。其稍自憚者。亦甘爲歐籛奴隸。而不知史漢何物。間或一二及之。則諉曰童州時受讀塾中師。亦曰樸學耳。且識古人姓名。何益於文章哉。伺其鼻間栩栩然。是母以怨其率胥訾笑也。夫周者山以南一都會也。自內藝興之用。以伯西諸侯。乃心王室。勞徠弗怠。宿儒耆卿。抱蜀典籍。盍歸乎來。於是乎絃歌之聲。聞乎



四境外。文氣攸蒸。門司赤馬。異璞產研。風人騷士。往往乎出。以至今弗衰。且也。今藩主。其先非江氏苗裔乎。其亦得非世受司馬氏言。以爲大學西曹主者乎。雖然。吾未識其鄉薦紳先生。能爲漢人學乎。否也。吾識之。自文孺始。文孺爲人也。質直。其於漢人也。爲近。雖然。吾不願其如黃蓋。兩次公。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若寬若嚴。奉使稱意。所至有循良聲也。富貴無常。忽則易人。身在下僚。言迺千秋。雖有循吏。不有良史。是何以傳焉。故吾迺願其能爲司馬氏也。古人曰。子長之文。質而不俚。文孺之爲人。其斯

爲最近哉。故吾由次公及之。今文孺之從予學。古文辭且二年。業成將歸。故書以當君子之贈。文孺其用勉之哉。

送長藩醫仲邨玄與序

是歲夏六月。長藩之侍醫仲翁。造物子廬而別。迺言曰。不佞祇役于是都。暮之日之餘者。幾希。然困吾藩三尺。不能朝夕承教也。夫其咫尺。萬里庸別焉。且也不佞髮鬢鬢然白。而寡君出命之。不干常。庸識其臂。可再把乎。否也。方今會之日而離之日矣。子其何脩。而可以比仁者之贈也。物子謝不敏。不可。則曰。以吾



之拙乎。醫而儒是跳而迺。馮嬖者爲效。寧不貽爲士者。姍笑乎。雖然。子以通家之誼。儼然辱臨之。是烏可終恕乎。無言也。蓋吾之戒其弟。母家于伎。母以他善飾厥躬。云爾。亦要其志之專已。今子亦知夫經方之爲賤。伎邪不與士大夫伍也。苟愧焉。則運耳不愧焉。則安耳。弗運弗安。依違乎二者之間。是伎之所由拙也。昔唐虞之世。不有垂炙。斯暨伯與夔龍者哉。其它則亡聞焉。孔子謂夔達樂而不達禮。謂之偏。夔之安于偏也。所謂母以它善飾厥躬者也。載于書典。祭于學。稱揚于聖人君子之口。其偏而賤也。亦安耳。降帝

而王。周公之秩其禮。尚且秩醫于天官之屬。而它執垂炙。斯暨伯與夔龍之伎者。不與存焉。沂而上之。厲山氏之王天下。尚且屑屑然躬鞭赭其草木之區。而它禮樂文物之藝。不與存焉。是其祿血肉之軀。以全性命之寄者。寧莫有以取諸帝王之治哉。而史之典于帝。母論其有無闕文。均之偏而伎也。亦夔之倫也。而有恥諸。則其賤也。亦安耳。夫自士農不復合。而其世祿者多子姓。其父母暨族長老。聚謀其室。而曰。伯可嗣亡虞。仲若季。爲儒或醫乎。僧乎。儒貧。僧尠。生人



樂唯醫乎。可以致富而貴人朋其父母所冀欲塵此而子之稱良者亦能庚續其志云耳。迺論其術成不成稍能目辨其參釜口習高陽生若而行輒從一奚奴背藥囊于後來還街衢如織以覬希旁觀以爲術行者人則見以爲大售故匆遽迺爾輒用腎腸以試其毒幸或已權貴富鉅豪者疾數四聲遂隆隆然起矣。由此而往婁有天倖不亢于刀圭其糈可以養百口者蓋所爲其術之成也。次之或值數奇姑且舍其刀圭之所由靈務養佼於王侯間某也好女樂某也濡首長夜飲某也翩翩佳公子頗瀟灑愛歌詩若

浮屠道某某也好古鼎尊彝器若相劍與古圖書習爲賞鑒家言某某腹心而爪牙某某所最憐客某可介某辨且慧可使游大人者求知取友羽翼漸生蠅營螳慕百方以中其欲於是乎五侯七貴坐上皆有君卿也而揣摩所成游道益廣是今之君卿者安在其諳奇胲本草哉然其所爲作湯液餌疾者亦有其術乎存焉方其初接也務柔其齊庶乎莫有所瞋眩可以持久而偶倖之或獲及曠日之鮮效而彼其心急也驟剛其齊以爲萬一之計將效邪我收其聲譽將毒邪以嫁禍于後人亟請而應以辟其兌請而遄



往以擊其惰。潔其去留。以媚外人。溫其顏色。以媚主人。與其有殺人聲。寧我藥之弗靈。而其心謂是足以引年都市間。以聲問不衰矣。世蓋獨無醫哉。亦莫有識醫者。唯其都衣冠。而盛騶從。可以聳人之目者。顧愈皦。望愈尊。以族時所稱爲扁鵲者。死竟得以承乏代其人也。是夫所爲處乎世者。其知大且遠也。則與其懸壺一廛地。招手聚路上人。以圖錐刀之贏者。庸可同日而語哉。亦鄉者所謂家于伎之巧者也。謂之巧于伎者。眩焉。雖然。世運一波滔滔。然不反其先進。與後進之相輩。若欲執方伎於其間。以爲都下第一

人。而不由斯道。以有至焉者。不也。子欲之。則爲之。若或其稍倖倖。自意者。其心則謂醫雖方伎。亦周時所稱爲士焉耳。卽詩書禮樂。被之四體。是烏可廢邪。迺以誦讀敝精。擊踞束神。而其志之弗分。或尠焉。藥之性有所未核乎。欲小試之。大傷人生。是不仁也。病之情有所未竟乎。彼怠而予。猶且朝夕眈眈之。數斯疏矣。是不義也。朝士之月執謁閣老。殆無虛日乎。而吾欲有所厲精于伎乎。莫有能時其拜趨。是無禮也。貧而疾者。疾其貧也。而吾欲有所衣食之乎。庶可以已其疾乎。以破我訾而不足。是無知也。凡斯仁義禮知



四者士君子所由以貴者也。善之飾厥躬，莫是過者也。而其于方伎，亡當也。故欲巧乎方伎者，莫若學夫佞倂丈人焉。夫佞倂丈人者，賤之人也。承蜩者，賤之伎也。方夫其蜩是承也，庸問其伎之賤哉？亦庸問其我之賤哉？名焉而不問，利焉而不問，百爾翫好嗜欲焉而不問，唯蜩焉是問，莫有外物之撻其心，莫有它善之分其志，是伎之所由以巧者也。今夫方伎之於承蜩也，孰大而小焉？方伎之士之於佞倂丈人也，孰貴而賤焉？彼其小且賤也，猶且處心若是其安，而用志若是其專也，何也？伎不若是不巧焉，故今子欲巧

乎其伎，則亦安其賤而已。亦專其志而已。故吾蓋曰：毋家于伎，毋以它善飾厥身。云爾。吾之語吾弟者，止是。而吾弟遂以是乎運焉。今復以語子，子也者，巧乎其伎者也。莫用吾言為矣。其亦以是而語其子活也邪？吾故非欲活也。之以是而運焉者也。雖然，吾之視活也，猶吾弟而吾之所知者是耳也。故今復以語子。仲翁則憮然少之曰：不佞。今由子之言而得聞夫伎之所由巧，與其所由興者焉乎爾。其歸而以語之活也邪？亦在活也之所擇而取焉耳。遂書以為贈。

送香洲師序



或云巢由之於佛儕類也。世博士家宿儒先生者率相詆排以謂是胥溺者之言。必援聖人之徒。按往舊造說求其所亡。藉其所近似以誣罔欺夫。小子無識人亦唯新莽之禘舜耳。不然好奇之過也。而余則以其知言哉。傳曰非天之降材爾殊也者。言其有恒也。人之材辟諸草木區以別矣。夫松之葉鬣而柏側掌雖土壤栽培之或移乎。其鬣與側掌者自如材之所。有恒。今猶古耳。橘踰淮為枳。不聞其為桃李與菰者。非類也。若夫諸引根沮洳成鰻。人皆覩其化。豈不大。愧駭異事乎。然而其涎涎者同補人性不渝矣。天之

生物有倫有脊故也。夫佛與巢由者。不皆种澹惛墨不屑事事者乎。今有若人而古昔世何無之。雖蠻貊之邦皆爾。亦人之材有倫有脊故也。故在易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言其有若材也。則太史公迺疑有無其人。是易唯三百八十三爻。豈理乎。材同也。或為巢由。若虞仲夷逸。或為佛。或為伯陽。為莊列。若於陵陳仲子。其在戰國則魯仲連黃石公。漢則商顏綺園梅福嚴子陵。晉而下阮籍劉伶清談諸君子。陸羽逃茗。林逋託乎梅。輓近世文徵仲陳眉公李漁輩。雖其人人殊。論其材乎。皆是物也。要之為道裂世



波風俗積靡然者。枳與鰻屬耳。段使諉曰。箕山之上。潁水之陽。何言之傳。何功之紀。而佛有修多羅。有波羅密。是其人弗類也。夫海外僻陬之地。聖人不興。民蚩蚩莫識所嚮。段使巢由當之。亦燬火之代乎。明也。虞仲放言。在中國則不傳。巢由者。固堯舜之交也。豈其不賢。不知終身不能言哉。均之不傳者。有聖人折衷之也。故吾曰。佛生乎唐虞時。在中國亦庶乎逸民之徒也。草衣木食。巖棲不三宿。不皆逸民之操乎。所謂出家者。始自亂君臣之倫也。清靜不堪事。不堪則逃。逃之虛空而後可已。其欲出世者。高尚之志。遂不

知所裁焉耳。及其徒。富貴之心。交戰乎胸中。因緣放言。以附益之。廣大曼衍。無所不至。出家乎家。成度世乎。顧慕歆艷之不已。其所爲。置立乎幽明之間者。儼然王者之事矣。教與其人。於是乎岐焉。佛之心。不亦荒哉。故吾蓋於毘尼。而知其爲逸民之節哉。吾嘗持是說。以求於天下之爲佛者。尠矣乎。一人之能合也。秩其爵。叙其膺。飾以錦襪。壯以伽藍。割名山以據有之。抱圖牒以系之世。是則世封之家哉。門戶瓜分。寔繁有徒。各守畦畛。信信乎磨牙相噬。是則旗鼓之任哉。地獄天堂。怵愚民以驅之。是則挾賞罰之權哉。鐘



鼓梵唄。森如濟如。是則襲禮樂之似哉。祝詛禱禳薦醮。壽張爲幻。是則巫祝宗人。墓大夫之爲哉。卽其上焉者。言則語性論道。夷攷其所欲爲。皆與四民並植。成業乎世云爾。問其所能肖其祖者。亦唯不噉葷木色色。是已。雪山檀特之謂何。甚或糝油蜜象肉。變童以當內。是甚於其真焉者。吾持是說久之。而後迺得吾香洲以語之。雖曰不吾之信。亦莫逆於其心矣。香洲吾姑之夫之子。幼孤。承其兄命出家。所師誓願寺僧業淨土。則亦業淨土。其心獨以業已出家爲僧。僧所爲出家。毘尼是已。庶乎佛之遺矣。得戒山律師師

之不啻筆色。是斷二百有五十。毘尼者皆成。蓋佛之具體云。始籍增上寺。則曰。義學徒聚訟哉。望望然去之洛。直若其浼之。然在洛籍萬無寺。寺僧皆沙彌。妬其出已上而軋之出。則曰。詰命尙且厭棄之矣。况它哉。望望然又去之海西。肥肥者其父祖之邦也。士女歸之。若蟻慕羶。又去之東都。不啻若浼之耳。其在東都。一切杜絕來者。而唯吾之依。吾不爲福田利益。供其衣食也。爲其有兄弟義也。香洲則迺欣然安之矣。居五年。稍稍又有以寺請者。至則慨然言曰。鬱多僧伽黎羶尙在邪。蟻之復至。宜也。渠其謂吾馮婦邪。吾



聞之東奧者。帝之息壤也。是可逃乎。歲已丑夏。又望望然去之。奧方其將行也。來造余別。眎其衣混矣。吁嗟嗟。子今其鄉巢由之徒者。非邪。雖然。奧之俗。戇戇者多。鄉佛。卽外觀之。是剗。猶且毘尼者在也。子之足跡。于海內。殆乎徧矣。蟻之復聚。其去何之。卽奧之踰海。亦謂猶有毛人氏之國乎。其俗愈益戇矣哉。亡已其詩乎。詩之爲物。散之爲空。構斯成色。倏忽乎色之與空相遇。象之與境相成。辟則化人之宮。幻出太虛中。淨土極樂。箕山潁水。何所不有。其斯謂之無何有之鄉。是其可逃乎。且奧有松島鹽灶之勝。是最宜乎

詩。且詩不有靈一者邪。亦律師也。世律師者何限。靈一獨以詩不朽哉。且逃於地。不若逃之詩。逃之詩。其奧與它邦。亡論也。唯詩是眎人。亦何毘尼之問也。亡已其詩乎。香洲笑唯唯。迺曰。久矣。子之界吾之道也。雖然。巢由以下。合吾之好矣。今之所言乎。逃亦適吾之用矣。吾其姑且以詩應世。當乎放言可也。庶乎蟻之瑾戶耳。是謝子之贈。遂別。

送野生之洛序

龍門子述五帝德。采其言之尤雅馴者。是則雅嘖之別遠矣。迨後世曼禹氏之徒。乃曰。古之嘖。今而謂之



雅是亦胡然。通聲音于今古。窈眇乎其無閔也。唯自  
晁卿不反。備公莫繼。而吾東方之學者。固足迹之  
所限。聲字之學。悉爲文具。是以其所呻佔畢者。咸在  
華人之恒言。而宋儒麈尾性命。明士口吻雌黃。方言  
鄉音。往往乎在。則率皆爲難字之過。徒哦柴桑翁之  
詩以止焉耳。至於埤蒼五雅。詁訓具存。則乃怪誥盤  
之不聲牙也。是亦何其顛倒艱易。乃爾邪。間者予較  
二十一史。六朝以還。言之涉俚常者。何限。若宋史不  
耐煩。齊書東西。梁書樓羅。透水南史。北史。笨子細功。  
夫凡若斯類。更僕亦未之有。能殫焉。故予謂無已則

崎陽之學乎。崎者夷夏之交也。海舶環奇之所輻湊  
處也。譯人居之。其爲俗也。羯羗不均。奢豪喜游。是以  
其人折節而學焉者。或鮮矣。然其辨官徵晰。腭齒通  
曉。方國之言。蓋亦楚人之在莊嶽間者焉乎。爾嗚呼  
吾之冥游崎陽者久矣。哉。管子有言。思之不已。神將  
來助。予始之。得崎人蘇山鞍生。次之。得東野藤生。藤  
生也者。學諸崎人石吳峯氏者也。又得攜謙野先生  
者。以友之。亦崎人林蘿山氏之甥也。是皆入其戶。闕  
其人。倭其衣冠。華其笑語。莫不愕眙相顧。以爲六十  
有六州之地。所鍾何間氣。以生若人焉。其學大氏主



水許西游西廂明月之類耳。鄙瑣猥褻。牛鬼蛇神。口  
莫擇言。唯華是效。其究也。必歸乎協今古。一雅嘖。以  
明聲音之道。乃止耳。習而通之。則大海之西。赤縣之  
州。其人。蓋且莫遇之矣。夫然後華人之所艱。吾亦艱  
之。華人之所易。吾亦易之。何至於顛倒如嚮所謂者  
哉。是可謂吾。東方之人所據。以爲其學問之地者  
也。嗚呼。非吾有神助。其亦惡能得。若人以友之也邪。  
會野先生有槩乎世。而將游于洛。予旣不能挽而留  
之。乃從而愆。通之曰。吾二數人者。何翅吾。東方之  
人邪。乃可以往天下之人也。况其于洛邪。亦况吾關

中之所得而擅有之哉。且也。世之軒輊關洛之學者。  
則謂洛者。共主之居。寒暑風雨之所會焉。山川秀  
麗。土潔水冽。其民也。斷斷然。其君子也。間暇以樂。故  
其學。貴周密。以詳緩。其文章。悠然有曠世之思。又謂  
關中者。興王之地。元氣之所鬱。渤焉。莽蒼千里。負海  
抱原。其民也。夸。其君子也。喜趨事功。故其學。貴先立  
其大者。其文章。颯颯乎有大國之音。是皆孰若崎之  
爲萬國大都會。而華風之所漸靡也乎。要之。聲字之  
學。二者未之有聞焉。况先生者。生于崎。學于關。今而  
往于洛。則天之牖洛人。將埤益之以一方之學。歟。先



生去矣。洛下書生之咏行且擁鼻于先生也。先生之去也。留玄琴一張爲別。夫琴者大雅之器也。將以吾知音歟。故吾亦言聲音雅嘖通別之音。以爲酬其贈。若其戀戀之情。則請爲洛人而割之也已。

送左子嚴序

仙臺左子嚴將歸也。物子蓋有所屬云。初子嚴以畫名其邦中。已嗜書軼乎畫。已又明詩嫻文辭。旁通經史。以盡乎道。可不謂奇士哉。惟昔庖羲觀乎圖書契。所興本之則一已。乃子瞻元章子昂。徵明輩。率皆由此而達。諸彼者爾。華夏雖大乎。古今茫茫。人物雲繁。

尚何莫有畫史而盡乎道者也。畫而稱史。古之時蓋往往有之。則通習載籍。帝王盛衰之故。輿地山川所奠。禮樂所以因革。按圖而眎諸掌。多識於鳥獸草木。以象之。有燁其色。吾思其人。而不得之矣。今乃獲子嚴哉。不佞茂卿。少小潛心風雅。誦其詩。尚友其人。世代覓邈。其聲音笑貌之不可知。而諷詠所至。神之與遇。轉盼之間。交一臂而失之。則悵然久之。遂歷選鴻匠。肇自屈宋。西京魏晉。唐之初盛。以迄有明。亡慮六十人。人采一詩。精神所在。形之丹青。日暮可遇。是豈俗工之所能哉。則非子嚴不可也。子嚴唯唯。先是三



年富春山人爲采真游以至奧則子嚴相得驩甚以爲奇遇也今年余歲五十徵詩山人則子嚴具書幣致賀不佞夢寐於吾黨尋藩臺覓召謁來東都則造謁牛門又以爲奇遇也烏乎余甫艾而子嚴踰蒼今也歸矣其能可復邪故山人之遇可恒余之遇不可恒則有憾於奇已夫余夢寐古人交一臂而失之是其憾亦猶子嚴之憾邪雖然夢寐古人假手子嚴詩匪余口出乎乃自吾選之畫匪子嚴貌肖乎迺自子嚴形之子嚴携歸而余之遇可恒畫成寄于余而子嚴之遇亦可恒則無憾於奇也況六十古人且暮一堂之上子嚴之技藉以不朽其遇之奇何啻余三人已乎而余有賴於子嚴也子嚴唯唯書以贈之尚以成其奇哉

贈對書記兩伯陽叙

對府書記兩君伯陽以辛壬歲從其府公僉韓使東來於是乎始識孝孺赤關之館爲曹丘生于吾黨也越二年歲在甲又奉府公之命東來於是乎始訪余牛門之廬俾其子顯允行束脩于門下也厥明年歲在乙君竣事將歸余執臂而言曰勗哉兩君將毋賢勞與雖然士之生於斯世而獲用其材者豈不幸哉



雨君勗哉。蓋自有相氏以馬上定海內。而歷代相承。控弦成俗。事無大小。一切武斷。亾事乎文字矣。及至神祖龍興。崇尚墳素。凡百制度。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海內靡然鄉風者百年于茲。然猶尚政因其民。民不改俗。操觚之士。塵塵乎獲用其材焉。朝廷之上。金馬玉堂之署。是則亾論已。海內侯國以百數。國有文學。莫非具職。卽其橫經語聖。何有乎脩辭。若或登高作賦。摛藻若春葩。聊以自娛。何取乎大夫哉。故當今之世。文士之用其材。亾已乎。則外交耳。夫我之稱邊者。四東鄰毛人。松前氏治焉。南通中山。薩藩之所

轄之二者。業已爲臣妾於我焉。迺其地寒暑弗交。其俗獷馴。或殊均之。蕞爾影國。有事則不足煩一旅。亾事則不敢自從。諸侯之後。而我長吏之所以道達上德意者。一比諸內郡。亾假于辭命矣。西則崎陽。海外華夷。萬國所來。湊海內五民所爭趨。最稱難治。而國家特設填臺。戍以二侯國之兵。時時又遣參政執法之臣。以巡按之。是其於諸邊。豈可不謂重乎。然以余觀之。宜莫若對府重焉乎爾。夫諸夷瑣矣。華夏永樂之後。明旣絕我。我又絕清。廖廖乎莫有戎好之交。尚何用禮辭。亦唯民與民之交。征利其稱難治者。



迺漢日南合浦類耳。對府則不然。蓋實司我北門管籥。相距韓二百里而近。韓北接匈奴。西連壤華夏。其介乎二大國。猶之春秋鄭乎。鄭以辭命。韓亦以辭命。其人迺嫻於文也。然其于我也。以地則醜。以勢則敵。又承豐王威龕之餘。則其所以慮我者深且備矣。唯我國家柔綏之德也。而彼猶且秉世王之禮。萬一釁啓。毋迺弗有。齊襄九世之志乎。若或貢聘一絕。則人參繫乎海內生靈之命矣。是其重寧渠崎填之君臨華民。所市貨寶玩機巧之末。而况毛人流求蒲伏。稽顙乎松薩小吏之前。以獻其楛矢魚服蕉布賧酒。

亾所輕重乎我者類哉。夫對府之重。爲最於諸邊。而韓以辭命嫻於文。其重迺一萃于書記之任。故對府書記。昔難其材。而以兩君之材。故易耳。兩君爲書記數十年。置郵于兩情之際。其間夷險盤錯。必有外人所不及聞者。而名譽著海內。重于二韓。夫對一侯國。兩君一陪臣。以此其貌乎。而有闕乎。國家之大者焉。海內操觚欲求見其材者。不可得獲。而兩君迺獲矣。豈非天幸邪。兩君雖賢勞乎。其亦益益修其明德。以答天之寵靈哉。若夫經明而行惇。博學強識。旁及華音韓語。莫不兼綜者。海內人之所悉。忠事禮接。



往來集 卷之十  
樂教育英才。福流于家庭。蘭玉有茁者。國人之所悉。  
超然遠覽。不拘流俗。有取諸狂簡。出驪黃之外者。吾  
黨之所悉。余又何言。余故特言其能。獲用其材乎國。  
體之大者。以勗之爾。

送兩顯允序

西別兩世達。在余塾中者二月。以其不能安於王母  
之心。而將從其家先生歸也。迨歸。迺再拜而請曰。小  
子顯允業已歸矣。歸則不淹二年之久。必將奉放于  
左右。唯吾對僻居西海之西。而風馬牛之弗及。雖有  
鴻雁曷能朝夕。則雖有話言。亦曷能朝夕。敢請予曰。

有子家先生在焉。吾又何言。雖然。以子之三月在余  
塾中。而吾何必無言。居吾語子。今海內易郡縣而封  
建。仕世其祿。祿世其業。大夫之子恒爲大夫。士之子  
恒爲士。是則何取乎功名。必也子其續明乎家先生  
之業。以辭命爲對。府重邪。則莫詩若焉。將廓大乎家  
先生之道。以不朽爲海內重邪。則亦莫詩若焉。孔子  
曰。不學詩無以言。夫六籍無非言也。孔子何獨取夫  
詩爲。蓋詩之爲教也。溫厚和平。而其爲言也。緣乎人  
情。協乎物宜。傳諸風聲。被諸民俗。比興所至。婉而成  
章。藹乎若春陽之吹物。燁乎若草木之敷其榮。要之



一以溫厚和平而出之。故其爲用也。上自宗廟朝廷。下暨閭里委巷。內則閨闈。外則列國朝聘燕享之際。言之者無罪。聞之者無怒。惻然感于中。油然而說。渙然以解。沛然若江河。莫之能禦焉。豈非善言之最乎。以此而爲辭命。則于辭命乎何有。若夫古之立不朽者。二德莫尚焉。功不可幾邪。唯言之不朽亦不朽乎。善言故詩三百篇。大半出於田畯紅女之口。而其寂寥短章。迺與典誥大策乎。並懸日月焉。且書易之與詩。可諷可詠之。矩之矱。不可爲典要。惇史之辭。蓋亦由此其選也。降及秦漢。莫不皆然。歷唐至宋。名理之

言存興。於是乎始擷其精。而遺其粗。以語乎教。則弁髦禮樂。以語乎政。則芻狗周官。以語乎文章。則糠粃其辭。理勝掩拙。強辨逞巧。辟諸深文之吏。人見以爲賢。知而吾不勝其譎也。顧其薄若蟬翼。輕若鴻毛。徐眎其色澤。有若槁木。是其由有所不獲乎。溫厚和平之旨。而後詩與文。迺爲天下裂矣。李杜不文。韓歐不詩。自此而還。滔滔弗反。文之與世。益波而古。謂之何也。蓋易有之曰。利貞者性情也。秋乎秋乎。徒存本根。枝葉獲落。或喜其爲清明之象。而不知是謂之天地肅殺之氣矣。余觀於明王李之言。而後信夫孔子之



名不虛傳  
卷之十  
弗吾欺焉已。子其歸而有獲乎。溫厚和平之教邪。以此而修不朽之業。則于不朽之業乎。亦何有。雖然吾豈欲子之若田峻紅女。廖廖乎稱不朽于短章者矣哉。對雖一侯國乎。亦唯仕世其祿。祿世其業。大夫之子恒爲大夫。士之子恒爲士。居則優游。出則委蛇。忠愛於君。闇佩於官長。與朋友言切切。愬愬而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均之是物已。夫然然後出其緒餘。以鳴邦國之盛邪。颯颯乎其聲矣哉。自對而外而三韓。自對而內而封建之國。薄東海。風行而草偃。速于置郵。則海內人人莫不跂予望之。以誦簡兮之詩。

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是吾之所望子也。世達興又再拜而曰。顯允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願先生載諸簡。因書爲贈。

送魯子歸海西序

初吾黨士相謂浮屠之文素賁。無當於五色矣。西冥魯子獨奮然自言。段使瞿曇當其世。踰葱嶺以東。世所傳修多羅。豈盡出於詩書下哉。迺其辭下比晉宋。譯者之臯也。知言哉。居亾何。魯子文益進。蓋五色難可能名云。吾聞之。瞿曇之道。無假乎辭。無假乎辭者。無執乎辭。而什肆所傳。奉以爲經。益降而吐喝。噉噉。



靡靡非矣。爲亾害也。殊不知爲亾害者。爲有益者已。故執與無執。其間不能以寸。則道猶辭也。辭猶道也。寂莫獨守其玄。小乘哉。要之與其見聲聞身瓔珞。莊嚴福相殊矣。魯子亦耻爲什犇徒也。故魯子之所修。雖親稟瞿曇。而左莊筆受可也。故自有浮屠以來。未有魯子也。物子曰。東漢迺有瞿曇氏之儒哉。古之時。王侯理邦。卿士共其職。農工商賈各有所事事。而五穀不分。四體不勤。佔畢修於辭者。管晏老列。何適而非儒。尚能擇於瞿曇氏乎。故牽於同者。謂堯舜儒。見於異者。洙泗之間。斷斷如。豈足以知大同之世邪。

是其恒言矣。夫仲尼不興。我不幸而爲儒。瞿曇之道。踰葱嶺。魯子幸而爲儒。况今海內立不朽之業者。幾人邪。魯子信能儒哉。予又學華音於魯子。是吾黨所以有魯子焉。是歲夏。魯子將西歸。而吾黨士多贈以言者。嗟乎。魯子可以行乎哉。吾則有猶龍之嘆乎哉。

贈子和之三河掌書記序

子和狂生哉。迺奧人也。奧之爲州。延袤且數千里。蓋嘗按地經稽。其表所晷極星之高。庑與寒燠。所以天逕廷者。則我之燕代哉。其地出良馬。其山莽宕。其水淖滯。其人戇而勇。重遲。鮮浮慧。至於不逞之徒。發難



阻山谷以藪澤。亾命拒順弗驟從。盤結牢乎不可解。喻毋聽攻毋能破。以勞王師。殫海內之賦。莫如之何。古來惟奧爲然矣。昔在大寶之世。瓜分扶桑之壤。郡縣之則。奧實蔽它數十州之地。特置鎮東府。其北竟大將軍治焉。與筑之鎮西。屹然乎雙峙。云西以備唐。而東控制毛人。毛人雖獷乎。豈唐之儔哉。則奧之大與俗戇可知已。然猶且世不易帖服。如達谷盤具諸王。及安氏清氏。其著者。迺士之以武鷲稱。舉九服莫奧是若。而文教之化。歷千餘歲之久。聞賢鬱遏。不得耀於光明。何其晚也。及神祖龔定區宇。而後奧之

以賦百萬國者數十。皆得比古大守。職兼文武。子育其封內。於是乎百年始有子和者出焉。夫奧之俗。毋更都雅也。山水毋更秀而潔也。何其揆藻迺爾翩翩乎。文王作人。可謂信哉。子和飲酒傲睨。深慕伯倫青蓮之爲人。嘒嘒然惟古之徒。迺其所爲。迂遠濶於事情。猶稟命奧之士。邪不遠千里。南游吾黨。愈益自憙。攻古文辭。居則言其志也。曰吾奧北鄰毛人。而西澣海。東弱水。以左右望。二韓與蓬瀛之洲也。吾旣生不富。秦皇漢武之世。安所得拔毛人之毛。襲以衣冠。迺毛其土乎。幸從物先生。修不朽之業。則王喬安期生。



且莫而遇之所憾者。未能濯纓泚水。而石我詩醫無  
問之顛是已。物先生謂予也。由是吾黨之士。目之以  
狂子。和誠狂生哉。是歲己亥秋。朝鮮聘使當過三河。  
而州侯職當供。張迺徵子和。委以書記之任。六月望。  
造予別矣。予酌之酒。以言曰。子弗往而彼來。神之與  
契哉。子行矣。夫三河者。今豐沛也。杜若之水。鳳來之  
山。鬱鬱乎佳氣。庶以睹風之所自邪。子與韓客把臂  
其間乎。豈特浪與醫無問云乎哉。子行矣。子和受爵  
而飲。盡石迺醉。悲歌怆慨。旁若無人。歌未畢。忽愀然  
久之曰。吾聞之。朝鮮者燕之屬也。其風土吾等耳。然

又近虜。虜酒薄。千鍾不醉人。彼其習於飲邪。安能飲  
吾酒而吾之敵哉。是猶可憾也。遂去。子和誠狂生哉。

送釋玄海歸崎陽序

崎陽玄海上人。將西歸。謁予乞言。予曰。瞿曇之道。我  
未之學也。吾將何言。然上人好文。無已其文邪。瞿曇  
之世尚矣。而其言朱離。其文蟹行。汶汶芻芻。不可以  
躋作者之林。大藏八千。譯者以之。其在魏晉之際。邪  
清言清之。里言訛之。故瞿曇之文。莫踰六朝而上之  
者。譯之故也。上人業已與吾黨狂簡之士游者。十有  
餘年。洛陽服子遷。金華平子和。盛稱其文。自釋氏以



來未有上人者。非誣也。之二子者。污不阿其所好。豈  
易言哉。上人亦喜誦左氏司馬之書。而悲夫穆天子  
之傳不可得以讀焉。以其當瞿曇之世也。今天崎陽  
者海西大都會。夷夏之交也。邇之朝鮮。流求遠之歐  
駱南交。佛齊佛狼瓜哇。渤泥之諸夷。莫不畢至。吾聞  
有暹與羅斛者。金梵貝葉。赤衲螺結。蓋古身毒之南  
竟也。其人歲或一至。必有能傳瞿曇之言者。而上人  
譯之。豈復有什與奘之陋乎。上人之志。吾識其大者  
乎爾。雖然。滔滔者天下皆是。假使上人藏諸名山大  
川之上。雞足之仙。誰其遇之。安知千歲之後。必有上

人者乎。且上人生崎陽。方其幼也。尚未有知遠東游  
以求道所經歷大都者數十。小都者數百。足跡殆乎  
窮海之濱。得與服平二子者從游。而後知日本小也。  
今西歸崎陽。以與天下人游。而益知天下小也。則身  
毒豈有能傳瞿曇之道者乎。上人其反求諸什與奘  
之譯。落落者玉。碌碌者石。文章之道。明若觀火。大聖  
千歲且暮遇之。則豈必有曩者陋哉。吾所以屬上人  
者。是已。上人曰。吾之歸也。省其親也。詩曰。人之有心。  
吾忖度之者。夫子之謂也。吾其暮年必將復見夫子  
迺行。



吾津夏之春夫天之晴也吾其喜乎必深謝其夫于  
 春矣曰土人曰吾之親也吾其喜也請與人言吾心  
 不無且暮國之限豈必有曩者則始其所以為土人  
 之歸者吾王親親吾以文章之節用吾歸夫大國  
 吾豈可謂吾歸者之節吾乎土人其又未始於歸也  
 今西國亂則必與天下人禍而益吸天下小也限也  
 歸者之歸吾與則平之乎吾歸也而然吸日本小也  
 以未歸而歸者大歸者幾十小歸者幾百只歸者幾千

徂徠集卷之十

主制國者其說也尚夫



